

花火

“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”

哪怕这世上有再多的风雨，他都愿意陪在她身边。

蒋牧童
著

我就喜欢 他那样②

人气作者蒋牧童
经典甜宠之作

高糖落幕

幼稚醋王易择城
VS
小甜猫女友霍慈

易总裁人设崩塌
毅然走上
宠妻之路

升级版甜蜜情话日常更新



我就喜欢 他那样 2

蒋牧童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就喜欢他那样 . 2 / 蒋牧童著 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8.3

ISBN 978-7-5594-1590-5

I . ①我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443 号

书 名 我就喜欢他那样2

作 者 蒋牧童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巩小亥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

文字编辑 八柚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64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,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590-5

定 价 32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我就喜欢
就这样2

/
目

Contents

录

001 第一章

中枪的人是我喜欢的人

024 第二章

过年跟我回家吧

051 第三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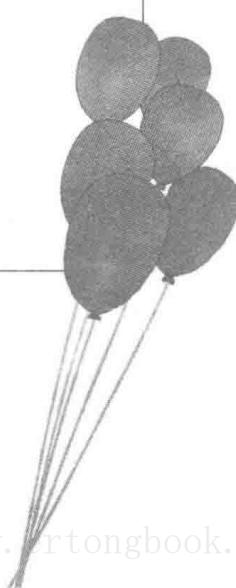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最好的摄影师，叫霍慈

079 第四章

为何我会喜欢上你？

102 第五章

他什么心思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


/
目

Contents

录

133 第六章
你愿意嫁给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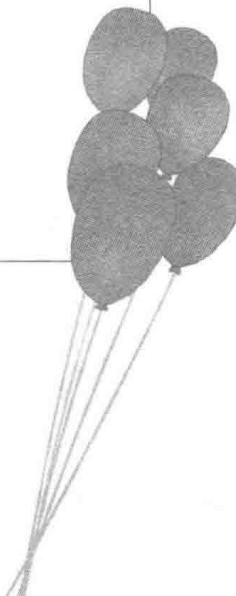
164 第七章
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

191 第八章
霍慈，怎么可能会被打败

223 第九章
她和易择城的小孩？

252 第十章
你也太偏心了

275 第十一章
霍慈，我爱你





W J X H T N Y



白羽在医院看到霍慈的时候，脸色一下就白了，趴在病床边，一个劲儿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好好的怎么就中枪了呢？”

这几天没联系上霍慈，白羽都快急死了，好在他还有杨铭的联系方式，发了信息过去，那边好半天才回，说霍慈没事儿，就是手机丢了，得回国才能补办。白羽想跟霍慈说几句话，可那边很快就挂断了。今儿要不是杨铭联系让他到军总医院来，他还不知道霍慈中枪的事情。

中枪，这可是中枪啊！

中国的治安好到拿刀捅人都能上社会新闻，要是中枪那可就是大事件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霍慈还能摊上这事儿。

瞧着白羽眼眶都泛了泪，霍慈嗤笑一声：“把眼泪憋回去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这都卧床了，还能叫好好的？霍慈，你胆子真是太大了，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！”

白羽发怒了。

他和霍慈相识已久，认识霍慈之前，他就是杂志社里小打杂的，每天被人指使来指使去的，做着最琐碎的工作。可他也不生气，整天安安静静的。有一天他碰到来给杂志社拍片的霍慈，就见一个瘦瘦高高的小姑娘站在那里，不说话，冷冰冰的，气场比模特还要足。

后来白羽才知道，她就是刚拿了国际摄影比赛金奖的那个人，据说背后的人来头很大。

霍慈虽然显得很冷，但并不随便对人发火，除了工作，其他时候很少说话。她吃的也是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的盒饭。

他们偶尔遇到打过几次招呼，直到有一次，霍慈碰到白羽被杂志社几个眼高于顶的女人奚落，喊着让他拿东西，他才勉强脱身。那天霍慈离开的时候，问他：“要不你当我的经纪人吧？我现在正好缺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的人，我看你干得挺在行。”

这是他们认识以来，霍慈说得最长的一段话。

接下来的几年，霍慈慢慢成了最当红的摄影师，所有杂志社争先抢后地邀请她拍封面、拍大片，越来越多的明星指定让她拍写真。微博上她有千万粉丝，随便发一条微博都能上热门，她穿的服饰，粉丝们争相模仿。两个人从最初打拼到现在，关系就跟家人一样。所以他一生气就说了这样的话。

霍慈抬了下眼皮，感觉身后男人的脸阴沉得厉害。

平时白羽就是这样和她说话的，只是以前她和易择城没什么关系，如今两人确认了关系，白羽这话确实会让易择城不舒服。

她赶紧说：“我手机掉了，你去帮我补办一张卡吧。”

“现在是说手机的事儿吗？你少在这儿给我转移话题。”趁易择城出去接电话的空当，白羽这才委屈地跟她抱怨，“这都什么事儿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咱们一定要叫他们赔，赔偿到底。你出国前签的那份合同，幸亏我特地加上了保护人身安全的条款。你现在这样儿，得耽误多少事儿。”

霍慈面无表情地瞧着他：“原来你是怕耽误赚钱啊。”

“少给我下套啊。”白羽横了她一眼，“你明知道我不是这意思。”

霍慈这才露出了点儿笑意。

没多会儿，易择城就回来了，他看着霍慈轻声地说：“刚刚家里打电话让我回去，我让杨铭给你找了陪护。午饭有专门的阿姨送过来，我先回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”

听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，白羽眼睛都直了。他和易择城也接触过几次，这位爷实在是太冷，眼角眉梢都透着一股寒气，往那儿一立，身上就写着四个字：生人勿近。

此刻，他看着易择城走过来，亲了霍慈一下，还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，柔声地说：“你乖乖的。”

等人走远了，白羽才猛地从床边跳起来，原地转悠了三圈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那是我的幻觉？”最后他转过头，定定地看着霍慈，“你真把他追到手了？”

这世界太玄幻了，一个月前，他在机场送他们时，人家连眼神都不带给霍慈一个的。

躺在病床上的姑娘倒是一脸的宠辱不惊，淡然地看着他：“这很奇怪？”

“你知道他爸爸是谁吗？知道他外公的家族企业有多少资产吗？知道他以后能继承多少个亿吗？”不是白羽俗气，而是易择城虽然为人低调，可关于他的信息不低调。

上回艾莉在海晏被易择城他们救了，当时好几个模特也在，连圈里豪爽出了名的夏袁航夏大少都在他们手里吃了亏，自然有人来和白羽攀关系打听。

一开始白羽还模棱两可，暧昧不明的，毕竟明盛集团也是座大靠山，他怎么着都不吃亏嘛。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后来他才知道，人家亲妈是明盛集团的，亲爹却是四九城里的大人物，家里都是曾为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的人物。

他就是一小经纪人，实在是不敢沾上这样的大人物。

一开始他也想劝霍慈来着，可转念一想，霍慈和他这种小城市里打拼出来的人不一样，再不济人家还有个好妈，别看母女俩关系不好，可她妈后来嫁的那个丈夫，也不是普通人。如果她有点儿事，她妈肯定还是得维护她的。要是俩人真成了，那就如日中天了。

白羽怎么都没想到，霍慈就去了趟非洲，竟然真成了。

霍慈瞧着他，不屑地哼了声：“俗。”

霍慈睡了一小会儿，醒来白羽就把手机和卡都给她弄好了。给她换卡的时候，白羽还叮嘱：“先发条微博吧，你出去一个月，就发了一条，多少粉丝嗷嗷待哺呢。”

床上的人没说话，谁知刚开了机，电话就来了。

白羽瞧着是莫星辰的名字，呵呵一笑：“这电话还真够及时的。”他把手机递给霍慈，这边刚接通，手机还没放到耳边，就听见那边凄惨的哭声传过来。

莫星辰哀号道：“你到底在干吗，怎么打你电话也打不通啊。”
一听这哭声，霍慈脸就冷了，立即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坐在床边支棱着耳朵听的白羽心想，莫星辰这丫头心大，八百年都
难得见她哭一回。

“咱们老大自杀了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”

霍慈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老大，在霍慈这里只指一人，就是她们大学时寝室里的寝室长邵宜。
B大医学部406寝室，有两个仙女，一个绿叶，还有一个是关心每个人的老好人家霸。现在一个仙女不知道去了哪儿，难道还要再没一个？

霍慈的心一直往下沉，大脑却异常清醒，立刻问：“你们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们在军总，老大刚洗完胃，我陪着她在病房里休息呢。”莫星辰是借口出来倒水，在外面打的电话。

莫星辰平时就大大咧咧的，遇到这事儿是真慌神了，脑袋整个是蒙的，只想着给霍慈打电话。她们俩在一起，霍慈是主心骨。可一打电话就是对方已关机的提示音，这好不容易接通了，她的眼泪却没出息地掉了下来。

霍慈一愣，合着北京就剩下军总这一家医院了。

不过她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，沉声说道：“你先照顾她，我马上过来。”

莫星辰原本还抱着她不在北京的最坏打算，一听她说要过来，心里立马松了口气，赶紧挂了电话进去照顾邵宜了。

可怎么也没想到，这马上居然是十分钟。

而且霍慈还是坐在轮椅上被推过来的。

这会儿邵宜已经醒了，正在打点滴。她和莫星辰瞧着霍慈，一身的病号服，还是坐轮椅来的，神色都不对了。

莫星辰又要哭了，带着哭腔问：“你又怎么了啊？”

原本还指望霍慈给她们撑腰呢，可是她居然这样了。

霍慈冷着脸，眉头紧蹙：“阑尾炎，刚做完手术。”

白羽在身后听着她胡说八道，脸都要气歪了。可瞧着躺在床上的姑娘，他又实在说不出别的话，干脆沉默下来。

对面那两人倒是神色都放松了下来。

病床上的邵宜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让星辰别给你打电话，她就是大惊小怪。”

“都到医院洗胃了，还大惊小怪？”霍慈挑眉，瞧着她神色憔悴的样子，有点儿心疼。

邵宜性子平和，但也不是书呆子。大学的时候，作为寝室老大，她没少照顾她们三个，后来没了一个，就照顾她们两个。霍慈因为工作累倒，在校医院挂了一个星期的点滴，邵宜就偷偷在寝室里用炉子给她煲粥，谁知买的假冒伪劣的电炉子，把整栋楼的电都烧停了。

后来她被全校通报批评，连奖学金的资格都被取消了。

邵宜有点儿尴尬，解释说：“你别听星辰瞎说，我真不是自杀，就是吃了两片安眠药还没睡着，之后起来喝了点儿酒。我是真忘了吃安眠药的事儿了。”

一旁的莫星辰就差没跳起来，她看着霍慈说：“霍慈你信这话吗？别说她是一个医生了，就是一个没医学常识的人，都知道酒和安眠药不能一块儿服用。”

莫星辰眼珠子都红了，她是真吓着了。

要不是她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发现邵宜趴在外头，只怕等第二天早上，看见的就是一具尸体了。

邵宜还是坚决为自己辩解，她真是躺在床上实在睡不着才起来的，结果看见冰箱有酒，就忘了之前吃过安眠药的事了。

霍慈靠在轮椅背上，不声不响地瞧着她俩说话，冷不丁地开口：“那谁能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”

一听这话，那两个人都蔫了。

邵宜闭着眼，安静地躺着打点滴。

莫星辰眼珠子转了转，又看了眼躺在床上的邵宜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“白羽，你先出去等我吧。”霍慈淡淡地说。

白羽也瞧出来了，这是有事儿。他应了一声，就出去了，还顺手把门关上了。隔壁床的人现在也不在，估摸是出去散步或者检查身体了。

莫星辰等了半天，也不见邵宜说话，她心一横，道：“还是我来说吧，陈忻劈腿了。”

陈忻是邵宜男朋友，他们从大学就开始谈了，谈了六七年，早段时间还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。

霍慈来之前，已经猜到了大概，可此时听到，还是冷不丁地脑子一炸。她朝着窗边看了一眼，冷冷地骂了句：“这浑蛋！”

她一直觉得劈腿是这世界上最没种，也最吃力不讨好的事。可偏偏还是有人乐此不疲，前赴后继着。

莫星辰总算找着知音了，自从知道这事儿之后，她就憋着一口气，可当着邵宜的面，还不能骂得太狠。

“你知道最过分的是什么吗？他居然在咱们班重新建了个小群，就没拉咱们仨，要不是其他同学私底下问我，我都不知道这浑蛋要结婚了。”

“砰！”

莫星辰说完，就知道自己引爆了一颗炸弹。

她心里藏不住事儿，原本好不容易憋着没告诉邵宜，可是看见霍慈在这儿，就跟看见主心骨似的，什么话都倒了出来。

邵宜抬起头，这次她脸上的表情不再平静了，满脸的不敢置信，眼里一片凄凉，看着就叫人心疼。

她问：“他要结婚了？”

陈忻是上周提出的分手，其实很早之前，邵宜就察觉到他变得冷淡了。但她总以为是工作太忙了，毕竟作为一名医生，每天要接待那么多病人，动不动就几台手术连轴转，还要值夜班，累是正常的。直到他提出分手，她还不敢相信。

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还商量着结婚的事情。

莫星辰垂着头，低声说：“是咱们班的刘婷说的，你也知道她就是个大嘴巴。”

“你知道他在哪儿结婚吗？”霍慈淡淡地问。

她脸上没多少表情，淡淡的，跟戴着一层面具一样，眉梢眼角都是淡淡的，瞧不出来生气的模样。但莫星辰跟她认识这么多年，能不了解她？知道她这模样才是最可怕的。

莫星辰小心地问：“霍慈，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霍慈抬头看着她们两个，伸手拨弄耳边的长发，轻声说，“好歹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他结婚，我们不去，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？”

霍慈瞧着窗外，北京的冬天真冷。

她轻声说：“再过几天，就要过年了。”

提到过年，莫星辰看着身边这俩人，一个洗胃，一个割阑尾。她郁闷地说：“这年末到底是怎么了，怎么这么多事情。”

霍慈懒得搭理，只直直地看着邵宜，问：“邵宜，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。”

邵宜沉默地看着她。

霍慈说：“现在或许你会很生气，心里恨着他的劈腿。可你不问清楚，以后慢慢地，你就会想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，他才这么对你的。”

久病成医，霍慈曾经因为心理问题，去看过心理医生。有很多劈腿的案例，最后被抛弃的女方，反而成了自怨自艾的那个。她们萎靡不振，对爱情失去信任，最后对自己失去信心。

邵宜不是刚强的人，但也绝不懦弱，霍慈只希望她以后不要走上这样的路。

莫星辰还算有点儿手段，很快就搞到了陈忻结婚的地点。她报了个酒店的名字，是五星级的，要预订，也得提前半年。要么就是这家人有关系插队了，要么就是半年前就订了这地方。

莫星辰冷哼了一声：“倒是人模狗样的，订这么好的地方。”

“陈忻家是县里的，条件一般。”邵宜轻声说。

房间里顿时没了声音，现在连劈腿的理由都知道了。在这种五星级酒店，随便办一场婚礼都要几十万。要是陈忻家真有这么多钱，他也不

至于之前拖着不结婚了。

这是攀上富贵高枝了。

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，邵宜说困了，见霍慈这模样，也让她赶紧回去休息。

莫星辰送霍慈出门，她自己也不敢走远，就站在门口和霍慈低声说：“我都问了，陈忻和小三好像是看病时认识的。”

霍慈一挑眉，忍不住笑了，自己还真是小瞧了莫星辰，这都叫她打听到了。

莫星辰生气地说：“渣男现在满世界跟别人说，他和邵宜半年前就分手了，只是没告诉别人而已。他说对小三是一见钟情，觉得遇见对的人了，两个月亲事就定了下来。渣男脸皮真是比砖墙还厚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居然没瞧出来，真是瞎了眼。”

这些话，莫星辰都是从同学那里听来的。要是陈忻这会儿在她跟前，她真是恨不得挥起巴掌扇过去。

霍慈眼神冰冷，嘴上挂着讥讽的笑。

临走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”

所谓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大概就是指现在这种情况吧。

霍慈睡了一觉，柳如晗就到了。军总这边人多，她怕有沈方棠的熟人，干脆让白羽打电话给柳如晗，告诉她，自己在军总做了阑尾炎手术。

白羽已经打点好护士了，请她们千万别说漏了嘴。

柳如晗来的时候，带了家里的保姆阿姨，保姆手里提着汤，一起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

她坐下来就心疼地瞧着霍慈：“为什么不提前和妈妈说，妈妈也好来陪着你。”

“小手术而已。”霍慈语气冷冷淡淡的。

柳如晗也不生气，亲自盛了汤端给她，见她乖巧地接过去，心底一舒，可转念又心疼地说：“我早说过了，你也该找个知冷知热的人。”

“行。”霍慈应了一声。柳如晗开心得连眉毛都要飞起来，然后听她淡淡地说，“你给我也找个保姆吧。”

柳如晗噎了下，眨着一双美眸，盯着霍慈看。

许久，她转移话题说：“你还记得陆璐吗？”

霍慈照旧喝汤。

“就是以前总和沈茜一起玩的那个女孩，人家最近都要结婚了，老公好像和你是校友，而且我瞧着挺眼熟的。你说她比你年纪还小呢，都……”

她没念叨完，霍慈就抬头了，眼神凌厉得跟冰针一样，直扎到人心里。

“我哪个同学？”

柳如晗还以为她生气了，讪笑着说：“也不一定是你同学，估计是同校吧，反正也是 B 大毕业的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柳如晗略想了下，说道：“好像姓陈。她妈妈昨天亲自送了请柬到家里来，说了好久，反正挺满意这个准女婿的。说小伙子模样长得好，学历也不错。”

周围不少孩子都结婚了，柳如晗瞧着霍慈这么多年连个男朋友都没找过，心里怎能不着急，况且她更怕霍慈还没放下沈随安。

“陈忻是吧？”霍慈把汤喝完，随口说了名字。

柳如晗一顿，恍悟道：“还真是你同学啊。”

“你的请帖呢，正好那天我也要去，到时候我去家里接你一起吧。”霍慈看着她，语气淡淡地说。

柳如晗没想到她能主动这么说，都没顾得上问她为什么跟自己要请帖，高兴得连连点头。

为了请帖，霍慈让白羽送她们回去，顺便把请帖要了回来。

瞧瞧，连老天爷都这么帮她们呢。

易择城是被易怀泽秘书的一个电话叫回家的，电话那头说了，让他

立即回家。易怀泽性子就是这样，他要做的事情，就得马上去办，一刻都缓不得。

院子外有汽车声音传来时，已是天黑之后了。易择城正在给霍慈打电话，他原本打算见过易怀泽就立即回医院的。谁知一直等到现在，人才回来。

他轻声说：“你乖乖吃饭，我待会儿就去看你。”

对面的霍慈应了一声，两个人这才挂了电话。没一会儿，他的房门就被敲响了，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择城，你在吗？”

是易怀泽的秘书张序文，易择城没想到他也来了。

易择城走过去开门，就见穿着军绿色常服的张序文正瞧着他，轻声说道：“你爸叫你去他书房一趟呢。”

易择城面色淡淡地点点头，出门就要过去。张序文跟在他旁边，提醒道：“有什么话，好好说清楚，你爸爸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。”

突然，易择城的脚步停下，他转头看着张序文，问：“是因为我跟军总打招呼的事情吗？”

都说知子莫若父，而了解父亲的，往往也是儿子。

易择城从小到大，没少挨易怀泽的打，大多都是因为跟着院里几个孩子胡闹。虽然他不是主谋，但也跟着一块，所以每回易怀泽没少收拾他。后来，他出国留学、工作，每年回家的天数十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。

这些年，他再没因为什么事情被教训过。

今天一接到张序文让他回家的电话，其实他心里就有底了。

“你也知道，如今外头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，你爸爸又一向作风低调。”张序文呵呵笑了声，又赶紧解释道，“当然我也知道你一向不是张扬的人，这次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待会儿你就把这原因跟你爸爸好好说说。”

张序文是易怀泽身边的老人了，跟了很多年，也算是瞧着易择城长大的。

别看他这位老领导对儿子面上是严肃的，私底下心里不知多得意，对自己的儿子更是满意得很。寻常开会遇到老战友聊天的时候，提到易